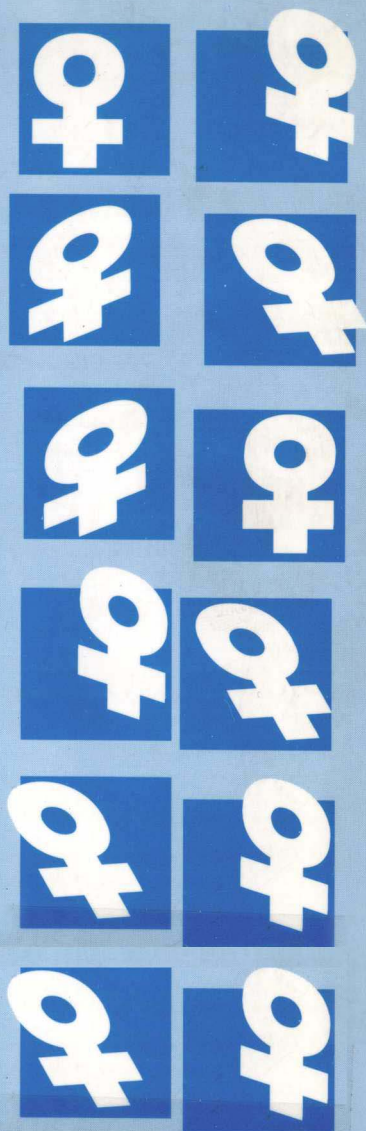


香港婦女運動策略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新婦女協進會



香港婦女運動策略研討會 論文集

新婦女協進會編
1995

香港婦女運動策略研討會論文集

研討會及論文集籌委：陳錦華 梁麗清 林蔚文 聶依文

論文集錄音整理：吳俊雄 馮錦霖

美術：羅婉儀

出版：新婦女協進會

九龍李鄭屋邨

禮讓樓119-120室地下

版權爲新婦女協進會所有 一九九五年

八月十五日初版

前言

近十年本港的婦女運動正穩步發展，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這些組織的工作手法與策略各有特色，百花齊放。但她們之間卻很少機會就婦女運動策略作公開的研討。有見及此，新婦女協進會於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與行了一個「香港婦女運動策略研討會」，以鼓勵關心婦女運動的人仕作更深入的交流。同時亦為響應將於北京舉行的聯合國九五國際婦女大會，希望在香港引發更多人關心婦女問題。

這個研討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香港婦運歷史中，大型公開的交流實屬首次，婦女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又再向前邁進一步。

研討會中，各婦運團體及參加者都抱持著坦誠開放的態度，提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婦運與政黨的矛盾或融合、應否加入政黨、婦運與勞工運

動的關係、婦運是否流於中產階層的運動、基層與中產婦女的矛盾等。除了理論與方向問題外，一些很具體的工作策略，如：在傳媒的工作、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與意識培育工作的經驗等，都有深入討論交流。

這些討論反映出不同婦運團體及人士的取向，對有與趣了解本港婦女運動及推婦女意識的人士甚有參考價值。因此，新婦女協進會將是次研討會裡，各講者、評論員的發言及台下的公開討論輯錄成論文集，以供參考。部份文章為各講者、評論員親自撰寫，部份則由本會錄音整理成文。

研討會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針對整體婦女運動的策略問題，發言輯錄於第一至第六章。在第一至四章，民主黨婦女部的陳樹英談及政黨與婦運的問題，女工協會的杜潔麗討論工運與婦運，婦女中心

的王秀容強調基層工作的重要性，新婦女協進會的洪雪蓮分享發展本地化婦運的策略。這些都是當前婦女運動的主要課題。在第五章，評論員湯歷姬嘗提出一個分析架構，串連起婦運、社會運動、機力核心、基層力量、本地運動與國際氣候等的關係，使婦女運動的定位問題更清晰。第六章集合了對婦運策略的公開發言及辯論，其中有很多頗具爭議性的論題。

第二部份重點在交流實踐經驗，討論如何在不同領域內推行婦女運動或培育婦女意識。第七章，經濟日報的黎佩兒談論在新聞工作中推展婦女意識的困難。評論員聶依文在第八章作出回應。第九章仁愛堂的社工區結蓮分享在工作中如何提昇女性意識。梁麗清在第十章對社會工作中推展婦女意識的問題作出了評論及回應。隨著大會就傳媒工作及社

會工作的範圍作公開討論，這些爭辯收錄在第十一章。在十二章，蔡寶瓊介紹了她在中學及大學中推展婦女意識的工作。劉健芝對有關的方向問題作出了回應與評論。第十四章，胡露茜 整體意識培養工作分享了她的豐富經驗。吳俊雄在十五章作出回應。最後大會就教育工作及意識培育工作公開討論，全部辯論過程收錄在十六章。第二部份的討論對關心如何在具體工作中推展婦女意識的人士，尤為值得參考。

最後，我們再一次多謝各位講者、評論員及與會人士發表寶貴的意見。在大家坦誠合作之下，希望婦女運動再進一步茁壯成長。

新婦女協進會
九五年八月

第一部份 婦女運動策略

- | | | |
|------------------|-----|----|
| 1. 婦運與政黨政治 | 陳樹英 | 2 |
| 2. 婦女勞工運動——困境與出路 | 杜潔麗 | 6 |
| 3. 從基層婦女做起 | 王秀容 | 10 |
| 4. 倡議本地化婦女運動 | 洪雪蓮 | 14 |
| 5. 評論：婦女運動的定位 | 湯歷姬 | 24 |
| 6. 公開討論：婦女運動的策略 | | 28 |

第二部份 婦女意識的實踐

- | | | |
|-----------------------|-----|----|
| 7. 婦女開步走——傳媒工作的實踐 | 黎佩兒 | 42 |
| 8. 評論：傳播工作 | 聶依文 | 48 |
| 9. 社會工作與女性意識的實踐 | 區結蓮 | 52 |
| 10. 評論：社會工作 | 梁麗清 | 56 |
| 11. 公開討論：傳媒工作與社會工作 | | 60 |
| 12. 女性意識在教育中的實踐：障礙與出路 | 蔡寶瓊 | 66 |
| 13. 評論：教育工作 | 劉健芝 | 74 |
| 14. 逆流而上——婦女意識的培育 | 胡露茜 | 78 |
| 15. 評論：婦女運動與意識抗衡 | 吳俊雄 | 84 |
| 16. 公開討論：教育及意識培育 | | 90 |

附錄：研討會程序表

婦女運動策略

第一部份

1 婦運與政黨政治

陳樹英 民主黨婦女部副召集人

還記得去年世界婦女高峰會議上的一個講題，是民主化是否促進婦女運動，引來相當多的爭拗。一些觀點認為民主化只不過再加強男性主導社會；透過民主選舉，有資源者越能鞏固其位置，沒有資源者就越地位卑微。另一個觀點卻認為隨著民主化和政治系統開放，各人有權表達意見，爭取權益，透過選票力量影響政府施政。婦女在傳統政治架構內是弱者，究竟政治開放削弱了女性權力，還是女性透過民主化的進程，爭取自己權益並達致一定的成果呢？我的看法是趨向後者，當然這還有待長時間觀察和驗證。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件新事物，所以現在問民主化是否對婦女運動有利，似乎言之過早。但這幾年的趨勢顯示現階段的民主化對婦女運動的確產生促進作用。在九一年之前，婦女團體努力促進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包括了進行社會研究找出婦女問題的癥結、法例改革修定，以保護婦女、在社會福利方面促進婦女權益、及在勞工法例修定方面保障婦女勞工。亦在基層前線工作上關注婦女權益。但在九一年之前，婦女爭取的訴求都不能放上政治的議程，例如引入聯合國消除一

切對女性歧視的公約；和新界女原居民的產業繼承權，這些較宏觀的問題都沒有提上議程。直至九一直選產生了一群要在地區選舉產生的議員，婦女團體才能結合力量，透過議會渠道，施加壓力，有效爭取訴求。

去年婦女運動成績算相當不錯，在去年提出的四大訴求已一一落實，這也籍著和婦女團體一直緊密合作，共同努力。這四個要求是：（一）引入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的公約；（二）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這成功了部份；（三）新界婦女要有平等繼承權；（四）制定反性別歧視法例，現在法例已上了議會，正在審議中。

既然民主運動促進了婦女運動，我們可有進一步想婦女的政治參與又應該如何？婦女運動與民主運動取得一定成果，女性其實扮演了十分積極的角色。在選民中女性與男性數字相同，在某些年齡組別女性甚至還要多過男性。我在地區工作中亦發現在社區參與的層面，女性往往比男性積極。許多助選團、義工、派單張、家訪、入信箱等實務工作，主要都由女性負責。我們時常給她們一個不好的稱謂，叫她們做“師奶”，這群“師奶”不用上班，但對社區問題關注，我亦從來不喜歡“師奶”這個稱呼。事實上，如果沒有這群婦女義工，助選團的實力會大大減弱，我們的贏面也大大降低。

女性並非不關心社會，或無志參與社區事務，問題是她們需要推動和培訓，使她們由義工、追隨者發展成為領袖。今天說婦女參政，就要說如何培訓婦女政治領袖。我們不是沒有有潛質的人才，許多婦女團體經營多年，積極創造了許多業績、累積經驗、擴闊知識領域；但到今天我們還是不夠人參選。婦女團體在九四年之前約見過港同盟、匯點等組織，問政黨有沒有計劃培訓多些女性候選人。我們有做培訓，但不多；婦女團體經營多年，培訓了一定的技巧和才能，為何不找人出來參選？最後在兩個市政局的選舉裡，民主黨只可以派出三個女候選人，佔整個參選隊伍十分之一。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匯點和港同盟推出參選人仕，亦是九成是男性、一成是女性，七十個候選人之中有七個女性。今時今日民主黨內部能夠做出的參選成果就是：男

與女九比一的形勢。

我們在今次地區選舉開始加強培訓工作，令女性候選人更掌握如何可以陳述婦女問題，以此去爭取婦女票源。當時面對的困惑是，究竟強調婦女形象會否令自己少了一些男性票？後來發覺這情況沒有出現。在區議會選舉期間，我有一張專題單張只談婦女問題，說爭取婦女權益的成績和路向，測試發現男性即使不覺得這些與他們有密切關係，亦不覺得會令他們不舒服；他們開始接受女性問題應該受關注，你能夠說出來也是好事。社會對婦女問題的認識正在提高，在兩個市政局選舉中，我雖然不是十分強調婦女問題，但很明顯我是民主黨婦女事務委員會的發言人，爭取女性有平等產業繼承權。我的對手是典型的鄉事派、是鄉長、原居民，所以格局上社會平權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形象界分。最後我贏了，蔣月蘭也是。蔣月蘭在整個競選中都強調她的婦女形象，口號是暫保婦女權益，海報如是說，競選報也談為何要支持婦女參政。可以見到，我們不需要擔心舖陳婦女問題會激怒男性。

當然這不是說婦女參政沒有局限；整體上婦女參政其實還是處於一種競爭劣勢。參選最大的難處是要去投身市場競爭，當選民是目標對象，爭取他們支持。我們常說男人參政是一加一，太太會幫手、會應酬，選男人是買一送一。但女人參政，丈夫即使不反對，也不能夠望他會分擔家裡的工作。我們看見當了議員的女黨員，一般都是雙職或三職的女議員。例如蔣月蘭本身沒有職業，但要負責所有家務；另一位議員要上班，先生不做家務，她就是三職議員，壓力十分大。

女性第二樣劣勢是她的社會形象始終比較難建立。我參選時最大的擔心是我的對手是男人。他是公司董事，形象「骨止」，可以見人。我當時想，如果我是選民，兩個候選人我都不認識，假設兩者知名度亦不相上下，我會傾向選男性；這是我的推測。歷史不能驗證我的推測是對是錯，但我覺得婦女面對男性對手，在形象上要更小心、用心塑造，使選民有信心。

婦女參政的另一個課題，是女性加入政黨。政黨至今也是男性主

導，究竟它的綱領是否可以伸展到婦女問題，還是女性要作出妥協，屈從男性意識形態底下？參政是要意識到利益平衡，因為你要爭取的目標對象不單是一個組別，要得到不同組別選民的認可。當然要平衡利益不表示犧牲原則，正若要與中國溝通，也不會因此放棄民主原則；需要與男性合作，爭取更多男性認可，不等如犧牲爭取男女平權的大原則，參政的意圖本來就是要伸張政治信仰。

婦女參政可以帶來許多得著，最大一樣是凝聚資源和群眾，以及討價還價的位置。我們可以得到酬金，也有群眾基礎，開始發展全面的政治才能和人際關係。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參政應該被積極地考慮為推動婦女運動的一種手段。

2 婦女勞工運動—— 困境與出路

杜潔麗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總幹事

今天的話題很有意思，我想分享一下主辦當局與我聯絡時的感覺。當主辦統籌和我聯絡時，我覺得非常興奮，幻想女工問題在婦女團體中已得到確認，否則也不會找女工協會說話；而且婦女運動與婦女勞工的題目，甚至整個論壇的題目，亦非常重要，對積極參與的基層婦女，是個好機會去反思。但正當我想行動組裡那個可以出席參加時，統籌陳錦華說論壇是在星期六上午九時到下午四時，我反應是衝口而出：基層婦女如何參與這些論壇？難道她們永遠要被離棄於這些圈子以外？或是這些論壇就留待某一些婦女、某一類人仕參與？星期六對某些階層是假期，對基層勞動婦女，星期六參與論壇研討卻是談何容易：她們要「湊仔」、「搵食」、做兼職……城市大學沒有託兒服務，怎麼辦？

為什麼我參加論壇有這樣多的不滿，整天在說女人的難處？為什麼不冷靜討論婦女如何得到婦女解放，如何帶動婦運走上前線，策略地或理論地研究這個命題？對不起，我可能開罪許多人，但我不想交流成為分猪肉的聚會。大家在參與婦女工作，希望推動婦女權益的過

程裡，遇到許多困難，有許多不同的立場，希望嘗試坦白說出來。其實在設計這個論壇時，有沒有考慮到基層婦女可否參與、考慮提供託兒服務、或看題目本身是否也很難理解？大家或許覺得我無聊，心想「我針對的目標並非你說的一群，我們針對的是組織者、專業人仕、知識份子」；但這是否將特權、成長過程保留在某一些女性圈子裡？婦女醒覺是否只限於知識份子呢？是否因為基層女人說話不明、很難提升？不知我們說的階級鬥爭去了那裡呢？我不想浪費時間，但是想大家多想基層婦女的參與，即使是一個論壇。其實也不是每一個基層婦女都有時間、有興趣來參與這個論壇，但一些比較積極的基層女性，也希望有多些衝擊，看闊一些，看整體婦女的需要和如何把婦女團結起來。

婦女勞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及法定假期等進行罷工行動，已是幾十年前的事。這引起了全球的關注，確定婦女勞動力的重要性，確定婦女的犧牲和被剝削，定了三月八日為婦女節。三八節是一個開始，但我們何嘗考慮過將基層婦女作為帶動婦女運動的重點和旗幟？在香港當我們想起婦女運動時我們想到什麼？曾幾何時我們曾以勞工作為重點去帶動婦女參與作為一個整體的運動？不知道。一九八九年「婦女勞工協會」成立，被各個婦女團體和勞工團體，在有利的情況下安置在自己的陣線，但當爭取的重點似有距離時，便一於排之於異己。婦女勞工在這狹縫中生存，驢非驢、馬非馬，不似人不似鬼，被邊緣化。甚至有人說婦女勞工沒有前途，一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婦解問題不能引起基層工友的關心。說勞工，又不似工會名正言順。結論是最好不要做。如果我們放棄基層勞動婦女的鬥爭，放棄受性別和勞動力雙重剝削底下的婦女，和去爭取權益及平等的聲音，婦女解放是否會流為一些奢侈品和空談呢？當大部份受剝削的婦女都沒有受解放或被組織起來，我們又如何去推動婦女解放呢？

我們在組織基層婦女勞工的過程裡，經歷了不少困難，讓我跟大家分享，雖然我不知道與婦解策略是否有關係。剛才說過非驢非馬的問題，婦女勞工在這狹縫中生存，是否沒有希望？不是。我們在組

織「婦女三十搵工難」這個問題時，其實見到勞工團體、工會都未必可以在它們的工作裡關注到這個問題，而一些跨行業的女工問題就特別困難。另外傳統勞工工作不會將婦女問題，或性別意識納入工作裡，亦不會強化婦女在工會的參與。例如一次其中一個工會領導「大哥大」在立法局門外請願，他一個基層婦女都沒有組織過，但一去到就站在一些婦女團體成員旁邊說話，最後出來的結果是報章全刊登他說的話，還把幾個被影到的婦女當成他的工友。這是一個笑話，也是一個悲哀。

其實我們不介意性別，最主要是基層婦女組織是否真正讓婦女有機會「出聲」？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婦女組織。我想為什麼基層婦女不可以出聲自己說，又是否要男性去領導才可以？婦女在社會許多環節已經受到很不平等的對待，亦沒有機會發展自己的空間，難道連爭取權益的過程也要靠其它人幫她們去爭取？我想婦女有很多限制，問題是我們會否突破這些局限，嘗試想一些方法，改變局限，鼓勵她們參與。

不少婦女團體在關注婦女就業問題、勞工法例時，很容易將問題歸納為勞工事務，而不將此當作是女性事務，這是否割裂呢？勞動婦女的處境，她們面對的問題，婦女團體是否都應該關注呢？例如退休保障、全薪婚娩假、年齡歧視等，這是影響著每一個女性的問題，但它們佔婦女運動的位置又有幾多呢？究竟團體在關注的問題裡，優先次序是如何決定呢？這是第一點，即驢非驢、馬非馬的問題，婦女勞工如何介定自己，在婦女團體與勞工團體裡如何生存。

第二點是組織過程非常痛苦。這包括我們和基層女性，如何找出方向，摸索手法，而對著許多失敗；過程中了解更多女工的限制，而且更希望將這些限制解決。首先是婦女勞工面對的壓力包括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她們沒有自己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她們不是到最埋身、最危機的問題，即到「折墮」的階段，是不會出來講的。她們會想：出來有什麼作用？我這麼多工作，誰幫我照顧孩子、孩子的功課不好也怪媽媽、返工要「搵食」，還多是體力勞動，特別是工作時間

又長，很難出來參與。所以我們留意到，在組織的過程裡如果缺乏託兒服務，婦女都不會參與。第二是交通費的支付。交通資助對我們不是問題，但如果你收入只得四千元，會不會介意坐巴士或是地鐵？這方面需要有資助。另外我們在安排活動時間、聚會、形式、表達手法曾經被罵了多次；婦女表示很難投入，或者不理解。我們都是中產階級背景，自己不自覺，但勞動婦女會覺得不是這個圈子。組織者自己收入二、三萬，要去體諒一個收入四千元的女人，還需要慢慢學習和領會。

另外一個很大的阻礙是家庭角色和妻子的責任。有些婦女肯出來參與出鏡，但擔心家裡那個老闆。一些丈夫不准太太參與，或者每晚要太太一定煮好飯才可以外出。甚至到現在就業情況這樣差，丈夫們未必理解，問太太想怎樣，出來講令所有人都知道她沒工做，即是說他養不起她。如何突破這個問題？是否要她們「家變」呢？

在組織過程中，我們先希望可以爭取到一些自己關心的東西，看到集體的力量，和集體爭取的過程的重要性。但其實在過程中很容易忽略了女性意識的培育，即在爭取當中未必可以突出女性的角度。例如年齡歧視就有人說與女性不是直接相關，男人也受年齡歧視。但女人面對的年齡歧視是否一樣？當然不是。如何不一樣？我們必須要說清楚，同時希望婦女在參與的過程裡都看到這個分別，和她們所受剝削的問題不單在廠房和就業方面，而是有女性角色牽涉在內。希望我所說的能引發多些討論。